

腕间春秋

□沈国旭 文/摄

慈母情深

近日读童鸿杰老师的《风筝谣》，至《旧物志》中《时间在表盘之外》一文，不禁想起我的那块表，想起了我的母亲。

轻轻拉开尘封已久的抽屉，薄灰如往事般轻轻扬起。在一叠泛黄的信纸和褪色的笔记本之间，那块钻石牌手表正静卧其中。银白色的表带已有些氧化，蒙着一层雾霭般的光泽；玻璃表面有一道细细的斜向裂痕，却依然透出底下精密的表盘。我小心地拾起它，手心一沉，像是托住了整个青春的重量。

那是1978年春，母亲在我去读大学前，郑重放入我手中的。它不只是一块表，更是那个年代里，一位母亲对远离故土的孩子，最沉默也最深沉的爱。

这是一块钻石牌手表。简净的表盘上，印着已然模糊的“钻石”二字，还有对应的拼音“ZUAN SHI”，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钻石牌曾是中国手表工业史上一个重要的名字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上海手表四厂主导生产，一度与上海牌、海鸥牌齐名，是寻常百姓家向往的“三大件”之一。在那些年月，一块这样的普通机械表售价近百元，相当于普通职工两三个月的工资，往往还要凭券才能购得。而我拥有的，不仅仅是这样一件奢侈品，更是母亲用无数个黎明前的黑暗和深夜里的疲惫，为我攒下的整个世界。

离家的前夜，昏黄的灯光下，母亲反复点检着我那简单的行囊。最后，她从贴身衣袋里掏出那个用旧手帕包裹得方方正正的小包，一层层打开，将那枚还带着她体温的手表，放在我掌心。她没有立刻松手，而是用她那因劳作而粗糙的手，连同我的手一起，轻轻握了握。

“外面的时间，要自己看着了。”她说得很轻，目光越过我，投向窗外那不可知的远方，始终不曾看我。我想，她是怕我看见她眼里的泪光。那时的我，还不懂得这句话里的千钧重量。后来才知道，母亲为了这块表，在供销社做很辛苦的临时家属工，起早贪黑，整整攒了八个月。七口之家，全靠父亲一人的工资过活。母亲原本也有工作，为了照料我们四个年纪相近的兄妹和年迈的外婆，辞去了岗位。家里每月的开销都要精打细算，买完米油，便所剩无几。

可年少的我，只看见表盘的光亮，看不见母亲黎明前出门的背影，看不见她夜里回家时眼中的疲惫，看不见她数着零钱时紧抿的嘴角。这块表对于我而言，是离家的兴奋，是对远方的憧憬；对母亲来说，却是用



文中记叙的那块钻石牌手表。

分分角角攒下的念想，是一个母亲能为远行儿子备下的、最扎实的牵挂。

初到大学，我总爱卷起袖子，让这块上海来的手表在阳光下闪一闪。它走时准确，清脆的滴答声伴我度过了苦读的夜晚。每当四下寂静，将表贴近耳朵，那规律的声响总让我想起母亲忙碌的脚步声——一样不知疲倦，一样绵长而坚韧。

大二那年，表不小心摔了一次，表面裂了道细纹。我心疼得几夜没睡好，省下饭钱去修。母亲知道后来信说：“表坏了能修，人在外平安就好。”如今想来，那裂缝多像母亲眼角的皱纹，都是岁月与辛劳刻下的痕。

毕业后，手表陪我走上第一个工作岗位，见证了我最初的奔波与成长。后来，石英表流行起来，机械表渐渐被遗忘在抽屉角落。而母亲，在我工作不久因病离世。母亲已离去多年。我将这块早已停走的表轻轻贴在耳边，它沉默如深眠。但记忆里的滴答声，却愈发清晰起来。我忽然明白，母亲给我的，不仅仅是一件看时间的工具，更是一段她生命中的时光。在拮据的岁月里，她用自己的分分秒秒，换来了我的日日夜夜；在有限的世间，她把最珍贵的东西，默默系在了远行孩子的腕上。

这时，泪水模糊了表盘上的“钻石”标志。它在掌心渐渐温热，仿佛还留着那个离别的夜晚，慈母手心的温度。那个一生不曾远行的女人，用一块手表，把她的牵挂缝进了我的时间。从此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都带着故土与亲人的钟点。

窗外，华灯初上。我看着手中这块老旧的机械表，终于读懂了母亲未曾说出口的话：时间会流逝，爱却能在记忆里停驻，凝成永恒。

我将手表轻轻放回抽屉，这次，我没有将它完全合上。就让一些光透进去吧，那里有着一颗母亲的心。

我曾是个

“扫兴”的母亲

□李亚儿 文/摄

那个元旦，冷得蚀骨。窗外是厚厚的积雪，寒风裹着雪粒，噼里啪啦打着窗棂。

门被轻轻推开，儿子带着一身凛冽的寒气走进来，他的脸颊冻得红扑扑的，一双眼睛亮得像冬日里的暖阳。

“妈！”他的声音里裹着按捺不住的兴奋，一边抖落身上的雪，一边急忙从挎包里掏出一个精致的盒子，双手郑重地捧到我面前，那模样，仿佛捧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，小心翼翼又满心欢喜。“那是我第一个月工资买的，尼康，日本原装的。您不是老念叨着想出去走走吗？以后您走到哪儿，它就跟到哪儿，想拍啥就拍啥。”

尼康。日本原装。这几个字轻轻飘飘地落进耳里，却像一把尖锐的冰锥，一下下砸在我的心口，疼得我瞬间收紧了心。他刚在上海落户，试用期的薪水，扣掉魔都高昂的房租、每日的饭钱、通勤的交通费，手里还能剩下多少？我不敢细想，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他省吃俭用的模样：为了攒钱，又逃过了早餐，晚上加班后，只泡一碗廉价的泡面充饥……满心的欢喜还没来得及升起，就被汹涌而来的心疼与无尽的忧虑，彻底淹没。

我缓缓接过那个沉甸甸的盒子。“退了吧。”话一出口，连我自己都觉得干涩生硬，甚至没想过组织任何委婉的措辞，“我不需要这个，太贵了。”

话刚出口，我清清楚楚地看见，他脸上的欣喜一点点褪去，眼神里的光一点一点暗下去，从满怀期待变得茫然无措。他没有一句争辩，没有一丝抱怨，只是愣愣地站在原地，双手捧着被我轻轻推回去的礼盒，像个满心欢喜交上试卷，却被老师告知得了零分的孩子，手足无措。屋里瞬间死寂，静得能听见窗外积雪压断枯枝的细微声响，静得能清晰听见自己越来越沉重，越来越慌乱的心跳声。

没过多久，妹妹在电话里狠狠骂我，语气里满是恨铁不成钢的着急：“姐，你真是糊涂啊！你推开的哪里是一台相机？你是把孩子拼尽全力想对你好的那颗真心，硬生生给堵了回去！”

她的话，像午夜骤然敲响的惊钟，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，整个人僵在原地，大脑一片空白，随后便是铺天盖地的惊醒与自责。

那一夜，我彻夜难眠，睁眼到天亮，眼前反反复复闪过他那双黯淡的眼睛，闪过他手足无措站着的样子。我忽然想起，在他五岁那年，用攒了许久、皱巴巴的彩色糖纸，亲手给我折了一只小小的纸船，那只不起眼的小船，我珍藏至今，视若珍宝。可眼前这个二十多岁的少年，用尽心意打造的、比纸船珍贵千万倍的“爱之船”，我却冷漠地不准它启航，亲手将

它拦在了门外。

为了这份礼物，他或许省吃俭用了数月，或许在商场柜台前反复挑选、比对了无数次，或许捧着它的路上，都在不停想象我打开盒子时惊喜的笑脸。那是他笨拙却赤诚的爱意，是他渴望与母亲角色转换的心愿，是一句藏在心底、未曾说出口的：“妈妈，换我来疼你了。”而我，却打着爱他、为他节俭的旗号，用自以为是的关心，蛮横又轻率地，中断了他人生中这场无比重要的成长仪式。

后来，我怀着愧疚，补发了一条微信给儿子：“儿子，相机很漂亮，妈很喜欢，谢谢你。”消息发出后，我等了好久，才等到他的回复，只有一个简简单单的微笑表情。

如今的他，早已事业有成，给我买各种东西，早已成了寻常事：明前的龙井茶、羊绒围巾、最新款的手机……每次我都欣然接受，真心实意地夸赞与感谢。可我心里清楚，我们之间，有些东西终究是不一样了，再也回不到从前。

那台相机最终还是留了下来，此刻正安安静静地躺在书柜的一隅，沉默不语。如今智能手机的拍照功能早已远超它，它的技术早已过时，再也派不上实际的用场，可我依旧好好地留着它。每每看见它，就会想起那个雪天，想起自己曾无意间，辜负了少年一腔滚烫的心意。

我从前总以为，爱是倾我所有地护着他，以为这样便是周全，却从没想过，孩子反哺而来的心意，原来也这般清澈，这般郑重。

我以“为你好”为由，却做了最伤害你的事，在不知不觉间，挡开了他伸过来、想要拥抱我的手。

如果时光能回头，回到那个寒风凛冽的元旦——我会先一步，紧紧抱住那个满身风雪、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的少年。



文中记叙的那台尼康数码相机。